大學衍義

戊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二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八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秦二世立以趙高為郎中令高宦者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召高謂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令

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為侯王叛秦

臣按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滛

樂盡其君之心術然後已之志得行趙高之於二世欲有以盡之久矣一闔恣耳目窮心志之問即深贊之曰此明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夫兢兢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湛于色淫酗于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悖道反易昏明本不難照盖高之心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已故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剪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已之所便故

高言一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蕃而怨畔起
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畢
何在哉二世既以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
為鉤吻烏喙必殺人之物然佞邪之臣以此
蠱其君昏亂之主以此覆其國者相踵也是
明知其為鉤吻烏喙必殺人之物而甘心嗜
之不厭也嗚呼悲夫

李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斯曰彼賢人
之有天下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吾欲肆志廣
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

川守羣盜略地過去莫能禁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裁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縱也睢仰目貌）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

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罪也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且夫節儉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人間於側（間去聲厠也）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虞與娛同）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故身尊而勢重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良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之問李斯即前之所以問趙高者也而斯所進說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於是督責之法行而人無容足之地矣舉天下之人無所容足而爲人君者欲偃然自肆於上有是理哉臣謂斯高之言皆斵喪秦室之斧斤後世人主不可以不察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毁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

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决於高

臣按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機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睹然後

已得以肆其姦慝而擠天下於亡忠臣姦臣
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高聞丞相斯以爲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
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
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
言之久矣上不坐朝居深宮欲見無閒（閒音閑 謂無事）
（時近）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
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上方閒
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是者三二世怒曰
吾嘗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

事丞相豈少我哉少我謂以我年少而相輕也趙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欲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子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觳音角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二世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

高死丞相即欲為田恒所為於是二世以斯屬
郎中令高案治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千餘不
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
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
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
世使人驗斯斯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
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二年具斯五刑腰斬
咸陽市斯已死二世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
輒决於高

臣按此趙高誘斯而陷之也斯之姦詐豈下

於高者且隨高術中而不悟況二世之庸闇何怪其玩弄於股掌間如嬰兒乎高之所忌者斯也斯死則高之為田恒也不難矣高乃反而言之吁可畏哉斯死而高代之且創為中丞相之名內而宮禁外而軍國無不在其掌握中者二世之未為齊簡公直須時耳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後羣臣皆畏高

臣按此高將爲簒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羣臣而下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羣下不敢言則其爲亂也孰禦事埶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爲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章邯等數却邯亦秦將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已屠武關漢高帝時以沛公起兵

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其婿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羣盜兵大至因刼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名子嬰立之子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羽至殺之秦亡

臣按趙高之工為諛說二世必以為愛己也孰知其睥睨璽黻欲取而代己哉斯高之事具著遷史臣今劉取其略欲人主知姦邪情狀之著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為永

鑑乎高本閹人臣今不列于內臣之篇而叙
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桀黠不可以閹臣
視之故也恭顯之屬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僕射在漢皆宦官之職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樞謂户之轉者機謂弩之牙皆物之要處故以喻政事之機要焉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
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
大因顯白决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
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
中傷人詭辯姦詭不正之辯忤恨睚眦忤恨違忤而怨恨睚眦怒目相視貌

怨之小者也輒被以危瀼被加也

臣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志則無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為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

石顯之見信於漢元蓋用此術

時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宣帝遺詔輔政望之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建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漢制給事中爲加官朝臣加此則入朝內朝故曰給事中非今兩省官比也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拾遺謂人君言行或有遺失則收拾而正救之也故後世以爲諫官之名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誼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言但備位無所建明由此與望之有隙石顯亦與高相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臣按小人欲擠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為黨援然後君子不得以自容史髙外屬尊重而與望之有隙故石顯與髙相表裏以排之望之之見絀也宜矣

望之疾恭顯擅權建白宜罷中書宦官由是大與恭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

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驗謂考驗其罪也）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臣按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

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觀恭顯奏望之等一則曰朋黨二則曰擅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心謀國古誼正君安有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機是乃所謂朋黨擅權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等以此名姦邪小人貿亂黑白大抵如此史稱顯内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懵然曾不之察其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既知其無罪而出之矣及請免為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故小人得以售

其計吁可嘆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内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許氏史氏皆外戚也）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

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官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太官方上晝食太官主御膳上郤食涕泣召顯

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正故不以為善而以為惡不以為忠而以為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殺彼知元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為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為辭而實則迫其自殺使顯所事纔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為之而帝果不能治揣

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
為忠為善其益可勝既邪故曰小人挾材以
為惡惡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
師傅罪之大者也免冠謝禮之微者也以
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
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為震懼謝罪之形
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為人君者無乾健
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為姦臣
之所玩者幾希

東郡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

見房時石顯顓權是時弘恭已死顯代為中書令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

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愈猶勝也）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

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充宗名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去月餘坐事徵下獄棄市

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諭則是知顯之為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徼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

無所不至苟幸入明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
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則
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
又如在肓(音荒)之疾藥之不能達傅(音附)咽之瘻
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
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决裂亦亡
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
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
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
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

則史高為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為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為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賛易於姤之初六曰勿用取女蓋以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言奉使往諸官司徵召而取發也

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貲一萬萬

臣按顯之姦慝夫人而知之獨元帝未之知

爾恐一朝敗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為此謀以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于州郡而爭貢舉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墨其臂若嘗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擠之小數而顯用之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吁可嘆哉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者乃使

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讚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又以文已過而揜衆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則顯之用志豈淺淺哉

吳主孫休即位休權之子左將軍張布與丞相濮陽興皆貴寵用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主喜讀書

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陰言已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恐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廢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臣按賈誼有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則德智長而治道得董仲舒亦曰彊勉學問則聞見

博而智益明夫使人主德日長而智日明此
天下國家之福而臣子之大願也故忠臣之
心惟欲其君之務學傳說之告高宗是也姦
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
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
則以爲此術自士良始（士良事見後）而不知三國
之世已有如張布者矣憸邪用心不謀而合
大抵若此然後之姦臣又有反其機而用之
者經帷雖設而所引多巧佞之徒儒臣雖摟
而所陳多蔽蒙之說與布異術而心則同人

主皆不可以不察也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文帝魏宰相司馬昭也封晉王後追謚為帝賈充為昭弒魏帝髦以成晉簒武帝為太子充頗有力武帝司馬昭之子簒魏為天子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荀顗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紞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泰始中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爾宜引天下賢人共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

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
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
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
純亦稱之遂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軍事充將之
任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
行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
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去吾輩失勢矣太
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
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瓘晉三公）爲太子妃充妻郭槐
賂楊后左右使后説帝求納其女荀顗等皆稱

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按賈充自司馬昭相魏時（昭魏三公充昭之黨）輔成簒弑之事在晉室則爲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用事日久姦邪小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惟恐充一出外而失其所恃也故秦凉之行且赴鎭矣而荀勗爲畫結婚之謀且力稱充女之才德於是充遂留而婚以成帝嘗謂其五不可矣（見後后德篇）然內則楊后受郭槐之賂以主之外則荀勗諸人更相從臾以助之雖帝初心之明至此亦眩惑不能自決矣蓋

姦臣用事未有不內結宮闈外交羣小而後能遂其所欲者妃立而晉室之亂萌先儒邵雍以為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豈不然哉

賈充與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埶而忌愷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

未得為賢君然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為帝寵
任而充欲傾之則亦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
在東宮是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
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為吏部尚書天官之任
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
既行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
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
帝為趙王如意擇貴彊相而因薦昌公孫弘
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帝使為膠
西相葢高帝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

賢亦見知於二帝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

臣按此梁史臣形容朱异之語也文華敏給則人主悅之矣曲營世譽則衆論悅之矣又

能伺候上意而為阿諛此是寵之所以益固
也惟明主之觀人也不以文華而以德行不
以虛譽而以功實不以承迎己意為善而以
規弼己過為忠如此則雖百朱异不能惑矣
夫入則睢盱於前早伏如鼠出則橫恣於外
貪噬如虎此姦臣之常態也故朱异既以阿
諛得幸於上則以威福取賂於下矣人主不
察但見柔而可喜又豈知其情態之真也哉
太子侍讀徐摛見上應對明敏寵遇日隆朱异
不悅乘間白上摛年老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

上謂摛真欲之遂出為新安太守

臣按婦欲顓其夫故入宮者必見妒臣欲顓其君故入朝者必見嫉使婦之用心如摎木如螽斯則不肯專其夫矣臣之用心如秦誓之一介臣其心休休然如有容則不肯專其君矣方是時异以姦諛得幸於帝惟恐才能之出已右者得進而分其寵故雖區區一徐摛且不見容而必以計去之然其言曰摛年老愛泉石欲求一郡自養使帝以异言而質之摛則其姦罔立見矣然异敢於為此者蓋

揣帝之意惟已是信必不加質問故也後之
姦臣顓國擅政不欲人主宅有親任者大率
以術去之如异者盖其一也
東魏侯景與高澄有隙（澄高歡之子世專魏政）内不自安
據河南叛請舉十三州内附上台羣臣廷議皆
謂非宜是歳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
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内混一之兆也
及景使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
意猶未决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
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

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難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東魏高澄數遣書求復通好許正陽侯淵明還（淵明宗室子以戰敗陷魏）淵明亦遣人奉啓上得啓流涕與朝官議之朱异又言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以金三

百兩餉异异受金不為通啟景於是始為反計鄱陽王範密以啟聞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為必無此理自是範啟异不復為通景反於壽陽以誅异及少府卿朱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佞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及景濟江圍臺城朝野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卒上痛惜之特贈尚書右僕射時太清三年正月也三月城陷五月武帝殂簡文立為景所篡

臣按朱异以善伺上意為阿諛取寵倖至謀

國大事不論是非可否亦惟上意是覘侯景之降納之非策也昇揣帝意在於得中原之土故勸而成之正月乙卯之夢帝嘗以語昇昇既為諂語以媚帝矣及景使之來果云來降之謀決於乙卯蓋昇教之使言以符合上意也帝不察而神之豈天奪其鑒使懵然若是邪夫景之叛魏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而昇復揣帝意在於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澄之和是趣景之叛也昇本儒

生豈蠢然無識者其為此也特欲富貴耳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甲於一時惴惴焉惟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而不暇為國忠謀梁武甘其佞樂其詐侯景之逼朝野皆歸罪异而帝獨不知之方且哀憐於既死之餘而寵贈以非常之典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殆謂此邪夫人君欲觀其臣之邪正大略有二道焉謀議徇國不徇君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處身徇義不徇利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异為大臣而導諛黷貨無

有二罪梁武一弗之察其致禍亂也宜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姦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八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汗將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君也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指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户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

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並因商人密送誠款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渾厥可滅（謂吐谷渾突厥二大國也）戎夏可壹帝大悅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

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
皆矩之唱導也
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
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
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蘊
有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
能致詰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
煬帝即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
曰道衡致義先朝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大雅篇名刺幽王思

武王將置之罪會議新令不决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决當久行熲者文帝賢相煬帝殺之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天下寃之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

止便辟侍衛者皆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来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悦而罷後又問伐高

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
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
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
大夫裴蘊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
曰老革多姦（老革猶言老兵）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
隱忍蘊知帝意遣人誣奏威罪令案驗獄成除
名為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
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
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

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内陷沒州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為東都留守東都洛陽也李密帥衆逼東都李密叛臣也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

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决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来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沉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

表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德彝所為也後宇文化及等反弑煬帝虞世基裴蘊亦被殺

臣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蘊矩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亡它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知帝

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爲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爲悖逆帝果悅之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以其能去己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己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

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感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為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邪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己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己者秪以禍己

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昭儀婦官名也武氏事見后德篇）大臣切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我帝意遂定王后廢（王后

高宗元妃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代王武后所生故敬宗請立為太子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閣俄拜侍中進中書令侍中中書皆宰相官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即太子忠也廢為梁王又殺之長孫無忌上官儀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后者也儀亦近臣得罪於武后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

絕高宗悦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
為周太宗子孫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
聞由高宗以色為悦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
之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以是定議者由其
合意故也意有所偏則姦邪得乘之而入可
不戒哉
高宗之為太子李義府為太子舍人嘗獻承華
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
彰義府又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
之優詔賜帛

臣按姦邪小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有以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諂事太子而獻箴之言乃近於正此姦邪之尤者若徒以言取之豈不誤哉故聽言觀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唐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璧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

能建白是轉禍爲福也義府即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子歛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著直略反謂其姦惡根著于心也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鑑才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賁唐家之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為善而佞則忍於為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為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柔之惑矣

玄宗時李林甫為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愛尤盛（壽王謂惠妃所生）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會韓休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為助即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

三品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多倚宮掖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結交於外廷以自助此林甫所以願自効於惠妃而惠妃之所以薦林甫也

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三人皆玄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九齡賢相時帝不悅林甫惆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

臣按天子以四海為家凡中外孰非家事者而大臣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

者爲自李勣以此言賛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効之又以此言賛明皇廢三子而自結於惠妃（事見後齊家篇）姦臣用心欲逢其君之惡而杜絶諫者之言故進斯語自是事關宫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咈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於是宦官宫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敢爭者其開端自勣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玄宗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耀卿亦賢宰相）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

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

臣按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其所經歷豈無所妨裴耀卿等請俟農隙是也而林甫覘知帝意亟欲還都對同列而言懼為其所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進迎合之說其所以為是者欲謟玄宗而排耀卿爾玄宗果為之大悅耀卿亦以是罷去姦人情態著在史冊至今猶在人耳目吁可鄙哉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當時賢相守正持重而林甫為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妬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豈可遽議最謂功伐也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踈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

弘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
猶弘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
林甫皆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
可者亦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
導人主以自專而勿卹人言也夫用人得失
治亂所關不幸而失大臣所當正救而謂惟
其所用即無不可則前古帝王何不每事自
用而乃置諫争輔弼之臣以自繩約邪自昔
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為何所不可激
怒其主則曰貴為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

皆伐國之戈矛而迷主之酖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蓋可觀矣

張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即皇太子瑛等也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刑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皇一日殺三子此何景也而羣臣乃以

幾致刑措賀在昔成康之世曷嘗有此邪是直以帝為盲聾罔之以非其道也明皇誠反而思之吾有子不能自保使臣下得譖而殺之彼烏鵲乃安其巢是以天子之子欲為烏鵲不可得也則必赫然震怒罪羣臣之欺罔者矣然林甫之輩敢於為此者度帝之聰明已衰方愛悅諛佞必不能察其欺罔故也明皇果喜而賞之林甫於是時必自喜其謀之中而竊笑帝之易欺姦諛蒙蔽愈無所忌矣臣前論石顯之料元帝無一不中林甫之於

明皇亦然故為人君者必有以保養其聰明使佞邪小人不敢有所侮而動不然未有不為其所玩者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忠王名璵即肅宗也）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又因柳勣上杜良娣父有鄰變事欲以及太子皆不果未幾使濟陽別駕魏林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

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惎惎間也故飛語不得入時楊國忠為監察御史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以國忠怙寵摶鷙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蔑致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賴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為壽王地也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然猶三興大獄必欲動搖而後已蓋肅宗之立出於上意已不得攘以為

功壽王立則已與惠妃中外相倚富貴可以
長保林甫之賊心如此幸肅宗無過可指而
東宮之位不搖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
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于此也不爾
殆哉

林甫善刺上意刺猶探也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猒
繩撿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
養君欲自是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
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
至饔夫御婢皆所欵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即石顯之能探人主微指也善養君欲即趙高之勸二世肆意溪樂也餉遺左右即寒浞之行媚于內王莽之事旁側長御也昔者姦臣各工其一而林甫獨兼焉是合石顯趙高寒浞王莽爲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于亡推原其始由明皇之心先蕩故林甫得以入之也人主誠能虛懷無我虛靜少欲嚴內外之防杜私謁之禁雖有姦臣豈能售其姦哉禮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惟一正可以御衆邪此人主守約之方

也

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

臣按明君在上必廣至正之路以招賢能闢四達之塗以徠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逸之嗟此國家之利而非姦邪之便也蓋賢材進則己無所容言路開則罪無所隱

故林甫於此曲為之沮梗焉既以尚書長官試問之又以中丞監揔之雖有忠賢何由獲進宜其無一中程者而林甫方以野無遺才賀其敢於欺罔豈不甚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臣按姦臣之顓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為御史者必皆其黨與也故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甫噬

諷御史刻而殺之姦臣之權至於能僇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旣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爲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立矣
林甫爲相凡才望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劒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按轡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深

歎其蘊藉林甫嘗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
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語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
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
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選也絢
懼遂乞賓詹上又嘗問嚴挺之安在是人亦可
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
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為見上之策奏稱風
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
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之散秩使便醫藥上歎詫
久之以為詹事

臣按書稱四凶之罪曰象恭滔天而已曰巧言令色孔壬而已堯能知之而舜能去之所以為聖也林甫於數者之惡盖悉兼之而明皇不能察者欲汩之也詩曰盜言孔甘惟言之甘故人蒙其害而不知此所以為盜也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劔所以為國之大賊乎傳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使明皇能知苦言之為藥甘言之為疾九齡不去林甫不相則雖百祿山能為難乎故内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然則衣冠之盜將何以察之曰

眂其言之甘苦而已矣蓋未有正人而甘其言亦未有邪人而能苦其言者也林甫既以此誤其君又以此誤其同列盧絢之賓詹嚴挺之之養疾皆以甘言誤之而實加擯廢焉亦猶以甘言誤明皇陷之於播遷之辱也吁可畏哉

林甫居相位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禄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

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臣按姦臣顓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惸然孤立於上而瞢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爲大而簒國小而顓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趙高肆王章僇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橫爲人主者可不監哉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揔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皆明皇年號若薛

訥郭元振張說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
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其
權即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
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
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陳天然性也若陛下感
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
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
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
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
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盖自祿山叛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為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于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寶末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

民塗炭遂自玆始自昔姦臣之禍天下未有
若是其酷者也
上晩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
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
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
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
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
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
不之悟也

臣按此唐舊史論林甫之語也林甫心迹盡

於此矣

楊國忠者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虢國夫人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為能

臣按女子小人表裏交煽者危國亡家之本前蓋屢言之矣若國忠者身既用事於外其妹又用事于中宜其能深探動息阿意迎合而帝以為能也

國忠為宰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薄惡吏任

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操術略同大抵徇帝之欲而已知帝有意於邊事也則身調兵食任惡吏以掌文簿苟取集事它不遑卹也雖然使明皇無縱欲之念雖姦臣其能窺所欲而徇之乎故曰人君之心正則朝廷百官無敢不正者

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

衣領職

劍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臣按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明皇末年委政國忠雲南喪師至二十萬而國忠反以捷聞明皇至是塊然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臣敢於蒙蔽如此為人主者其可不以天下為視聽哉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蓋人主畏天災必求已過必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所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

足畏則尊居人上復何所憚邪嫚天欺君其
罪不在國忠下可勝誅哉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
之厚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
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
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
發所部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為名上召宰相
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
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
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為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為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盖姦臣之心苟可以為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闕聲震河洛而國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悅爾而馬嵬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祿果可保邪秪足為姦臣之戒而已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臣姦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元載在肅宗朝因李輔國爲擢平章事（李輔國宦官之用事者事見後）後肅宗潛誅輔國載預其謀代宗即位載權益盛又以貨結内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意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臣按元載之承意探微即李林甫之善刺帝意也先結輔國後結董秀即李林甫之賂上左右也姦慝相師不謀而合蓋如此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
事先白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
官曰比来諸司奏事言多讒毁故委長官宰相
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諫官
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
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
之虚實若所言果虚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
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
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
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

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諳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

悟漸成孤立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也顏真卿之論可謂盡其情狀矣後之蠧政諱言者往往習為蒙蔽雖言官論事必令以稟草先白有去爲有取爲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惟其姦慝之相師是以危亂之相尋嗚呼悲夫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會有告載圖為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胡椒八百石它物稱是

臣按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諸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爲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人主以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順宗爲太子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帝即位有疾常深居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以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

任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執誼以黨任等得宰相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臣按任文居中用事內則有宦官宮妾為之表裏外則有士大夫之好進者為之謀議此其所以能專制朝權也然推其本則由順宗

深居簾帷不與羣臣接故此輩得以售其姦
故為人君者必體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
則魑魅罔兩影滅跡絕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愼孫也懷愼清儉稱賢相貌醜色如
藍有口辯德宗悅之擢為御史大夫郭子儀每
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
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
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家無類矣尋擢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杞蕞陋無文學楊炎與同在相位
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

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
裴延齡為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
事

臣按姦邪之臣將盜有國柄必先引同己者
為之黨而去異己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
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蓋以此
也

初楊炎為相惡京兆嚴郢左遷大理卿盧杞欲
陷炎引郢為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有宅
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

廨郢按之以爲有羨利杞名大理正田晉議法
晉以爲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論當奪
官杞怒貶晉衡州司馬更名宅吏議法以爲監
主自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
曰茲地有王氣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
其地建廟炎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
殺之惠伯貶多田尉亦殺之

臣按姦臣將盜國柄必以殺僇立威杞惡楊
炎既譖殺之趙惠伯何罪亦殺之蓋不如是
無以張己之權而使士大夫懾服之也是時

德宗在位未久而杞已得以私意殺大臣異時失國奔播之禍於此可占矣

上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有貞觀之風及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按姦臣欲盜國柄必眡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德宗性多忌克故惑之以疑似而導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己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羣臣莫能間矣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鎮之杞忌張鎰忠直鎰同為相者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鎰至鳳翔未幾為泚將李楚琳所殺

臣按姦臣顚國必先以術去同列之異意者

故杞先逐楊炎繼黜張鎰炎不足道也鎰暴
忠王室甚然有宰相器杞以其爲帝所親愛
恐所以間之會隴右用兵即自請行德宗不
可然後薦鎰夫所以先自請行者欲以嘗帝
意也儻德宗即從其請則其術窮矣然杞揣
帝以其貌寢不足以威服諸將必不使之往
也當是時惟鎰與己並相旣不遣杞則遣鎰
無疑矣此杞之狡謀德宗蓋墮其中而不知
者也吁姦邪情狀每每如此人主其深察之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乗間薦

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為中書
侍郎平章事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
上嘗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
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
言故相引至此鄉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
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顓國必求士大夫柔懦緘默易制
者為己之貳然後權一出於己而莫與爭霍
光之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其
人品素下何敢以廊廟自期一旦為權臣引

拔至此方銜恩思報之不暇其敢有所同異
手把之用關播意蓋在此近世蔡京秦檜韓
侂冑之徒亦倣此術故能久顓國柄人主不
可以不察

李希烈反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
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
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
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
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
老為國家羞真卿至許州為希烈所留真卿叱

責之竟為所殺
禮部尚書李揆有才望杞惡之以為入蕃會盟
使揆言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
上為之惻然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
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
矣揆卒於路

臣按真卿忠鯁老臣著節累朝揆之名望亦
為當時所重杞皆以術排之遣真卿使希烈
卒為所殺遣揆使吐蕃亦死于行蓋皆用陽
譽陰擠之謀而德宗不能察也然惟德宗自

無愛惜忠賢之心是以盧杞得行其排陷忠
良之計豈獨杞之罪哉
涇師亂涇原兵亂犯闕擁朱泚爲主泚遂稱帝帝出奉天奉天城名杞
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翃
趙贊二人皆杞黨翃爲京兆尹贊判度支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
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軍賜宜誅之以謝
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
人以白杞杞懼即譎帝曰懷光勳在宗社賊憚
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
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

如乘勝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
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為
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
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諠沸皆指目杞帝始悟
貶為新州司馬

臣按蘇軾嘗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
二世以亡秦盧杞恐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
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
邦臣謂懷光千里勤王克戡大難乃不得一
見天子蓋事理之必不可者而德宗惑於杞

言不使入朝蓋以乘勝滅賊之說中帝之欲故也於是懷光變忠為逆與泚交通乘輿復有蜀道之幸矣姦邪誤國一至於此由德宗不明之罪也

貞元中帝從容與李泌時為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

一言喪邦者也

臣按盧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於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為姦邪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而不知則其蔽蒙眩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鉤

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而忘其鉤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穆宗時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守澄宦官之用事者）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兵部侍郎敬宗

立逢吉又誣紳將不利於上貶端州司馬
臣按逢吉之薦李紳亦猶賈充之薦任愷也
蓋學士在唐最爲親近有內相之名中丞雖
風憲之長而非密近之地去內廷而任外司
則其逐之也易矣又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
以一事中二人逢吉之術蓋甚巧也而穆宗
之昏庸乃能察之延問本末而二人復留問
之爲益益如此近世言事官之忤宰相者多
以美職遷之若中丞之於六曹尚書諫議侍
御之於侍郎司諫正言之於起居郎舍人殿

中監察之於列寺少卿其位則遷而其權則貶名曰優之而實抑之一去言職或黜或遂無不可者故為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也

李訓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見相得甚歡注介之謁王守澄中人用事者守澄善遇之并薦訓注于帝文宗也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帝見其言縱横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進翰林學士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己銳意去

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不踰月同平章事每進見佗宰相避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慴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多藝詭譎陰狡儇探人廋隱李愬薦之王守澄守澄薦注台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天資貪沓既藉權寵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險人躁夫有所干請日走其門李訓既附

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俄擢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亂朝法衆策其必亂未幾訓等僞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敗皆族誅之史臣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文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禀五常性服人倫之敎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

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廈之顛天下為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之以瀾飜之辯文宗不察目為奇材倚之以就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言之輩明主遠之諸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士良內臣自憲宗世用事至是五朝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

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爲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耳目足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

志者則未然也夫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皆得所況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乎人主德不修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況左右之臣其有得其所乎故秦室危而斯高僇漢業壞而張趙誅（趙忠張讓）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爲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於身後曷若馬存亮輩不貪權而溢寵爲能保其身哉然士良之言自古姦

臣之所未道為人主者宜寫此一通置之坐側必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不能惑姦佞不能蔽矣否則未有不爲士良輩所愚者

崔胤喜陰計附離權強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昭宗用為平章事素厚朱全忠（全忠即朱温本黄巢之將後降以為節度使）委心結之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數為全忠畫醜計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彊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胤與相結得擠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胤亦身屠家滅

時有崔昭緯者亦相昭宗密結中人外連彊諸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又有柳璨者為相挾全忠為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璨乃手疏所仇娼者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寃後全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已殺之唐史姦臣傳賛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牝奪晨三宰謂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皆勸高宗立武后也林甫將蕃黃屋奔冕質敗謀興元蹙謂盧杞也崔柳倒持唐宗覆謂崔胤柳璨也嗚呼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大抵有所挾然後得肆其惡若許敬宗李義府則挾賊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移國崔胤柳璨則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温因之以簒位嗚呼可畏也哉近世有歸自虜庭而主和戎之議者則於誓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賊虜以要其君也屬時清明能專政而不能竊國然其情狀實聖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一姦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辜亦罪也）讒口囂囂（囂囂衆多貌）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孽災害也）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噂聚也沓重複也皆多言之貌職主也競爭也）

臣按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讁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涌山頹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橫遭讒口是

非顛倒邪正混淆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人自為之豈天也哉讒邪小人面則多言以相悅背則憎疾以相毀職此紛競者豈非人乎其人為誰曰前章所謂皇父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聚也蹶也楀也此七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為讒口而又有豔妻處中以為之主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噂沓背憎四字耳而於讒人之情態摹寫略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哉

小弁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太子幽王之太子宜白也）其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醻之（醻醻酢之義也）君子不惠（惠愛也）不舒究之（舒緩也究察也）

臣按傳稱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白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白將殺之故太子之傅為此詩以刺王也父子天性之恩太子天下之本幽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酬之爵得則飲之曾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惟無愛子之心故一聞讒言不復舒緩

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焉此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雖然褒姒亦豈能自為讒哉國語謂褒姒有寵於是乎與虢石父比而逐宜臼虢石父者讒諂面從之人也幽王立之以為卿士聘后棄而內妾立庶孽寵而嫡長危皆石父實為之也卒使申侯銜忿以召戎幽王死褒姒虜宜臼雖立而周東遷矣讒人之害至於如此可不監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二章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側蔭切 涵容也）亂之又生

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速也沮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猶喜也已亦止也

臣按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矣僭始之僭義與譖同僭者讒之初讒者譖之極方譖之始涵容之而不辨則亂生及讒之進又信之而不辨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好惡明白斷決不疑則亂為之止矣故人君杜絕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又按此詩凡六章皆斥讒人之

害而三章有曰盜言孔甘孔甚也亂是用餤餤進也五章有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蓋讒夫小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惟其言之甘故聽者嗜之而不厭此亂之所由以進也憸巧之言悅可人意如笙簧然使其知媿則不為矣惟其顏之厚是以為之而不恥也人君之於聽言知其為盜則謹防之知其為巧則深遠之夫然後讒夫不得而昌君子得以自立此詩人垂戒之指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蘇皆畿內國名暴公為卿士

而譖蘇公爲其卒章曰爲鬼爲蜮蜮短狐也所謂含沙射影者則不可得有靦面目靦面見人之貌視人罔極

臣按此深嫉讒者之辭也鬼蜮害人而不可見讒者蔵形匿迹使人受禍而不知猶鬼蜮也然我雖不汝見汝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獨能安之而不媿乎夫小人之爲讒豈復有媿於面目而詩人猶以此望之厚之至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寺人内臣巷伯寺人之長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侈皆張大貌南箕箕宿）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好好喜也）勞人草草（草草憂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矜憫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二句疑衍文）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投棄也畀與也豺惡獸虎猛獸）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寺人字孟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臣按幽王之時讒說盛行自太子之親大臣之重下至於閽寺之微無不被讒者故小弁以下諸詩皆為此作夫為讒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刺王蓋君德不明而後讒言獲售受此責者非王而誰首章以貝錦為比蓋讒者織組人罪如錦工之為錦也錦成而文采可玩猶讒成而文理可聽也彼譖人者無乃大甚乎二章以南箕為比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踵狹舌廣蓋讒者之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謀而為是乎三章四章則皆形容

譏者情態緝緝捷捷者口舌急疾之聲翩翩幡幡者往来經營之狀詩人雖疾之而猶戒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信矣汝譖人而人受之人亦將譖汝而還自及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憂呼天而愬曰其察彼驕人矜其憫此勞人矜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滂涸也六章欲取譖人者而投之豺虎爲豺虎不食則欲置之北方極寒之地爲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於天而制其罪爲盖譏人爲害至深故詩人

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人之情亦若是也末章又言楊園下地而其道可至于高丘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將馴至于高位也小弁以下諸詩皆為讒而作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其全以為采者之鑑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豈弟樂易也）營營青蠅止于棘（棘林木之有刺者也多近藩植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極已也）營

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爲藩也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構合
也合猶交亂也

臣按青蠅之爲物出於汙穢之中而貪嗜食飲常譁然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醪羹胾世之小人行汙而逐利以傷人害物者實似之營營者既侔其狀又象其聲也蠅之飛或往或來若有所營而聲又營營不已以喻讒邪之人朝夕經營欲陷害人而言出於口亦營營然不息也詩人妙體物情故形容如此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欲其棲泊於外毋入人

堂室以汙物亦猶讒邪之人宜屏之外毋在
朝廷以傷善良也自昔不惟狂暴之君信讒
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一惟讒言是信亦能
變移心志如成王疑周公是也成王豈非樂
易之資哉始爲管蔡流言所入幾至猜阻賴
天動威而後悔故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也
讒人之情志在傷善無有窮已故家有讒則
家亂國有讒則國亂管蔡流言而四國不靖
乃其驗也故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末章又
指實事而言二人者當時被讒之人也讒人

之為讒皆架虛造端如匠者湊合材木以成室二人本無罪而讒者巧成其罪故曰讒言罔極構我二人痛其為害之無已也巷伯青蠅二詩摹寫讒人之情狀幾無餘蘊為人君者其三復之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梁姓也五名也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晉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蒲屈

皆邑也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伐功也使俱曰俱謂同聲而言狄之廣莫於晉為都蒲屈本狄地名遣二公子往都之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開也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子在絳絳晉國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共墾傷晉室如耦耕之墾土左傳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旁謠曰通驪姬問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三公子始先也優施曰必於

申生其爲人小心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仁而彊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謂申生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加於君謂弑逆也）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於民而不惠於父乎驪姬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釋

君公曰不可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皐落氏也申生敗翟而反讒言益起驪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

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 吾讀如魚魚魚者游泳自得之意 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菀 菀音鬱木茂貌 己獨集於枯 此譏里克不能擇所依不如烏烏能擇茂木而棲之吾吾自得也 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菀乎 此謂驪姬母子 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此指申生母子 里克曰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秉君以

殺太子吾不忍秉者執持之意言扶助君以殺太子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國語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即里克也克既許以中立即是成其殺太子之謀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田畋獵也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墳地裂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

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是由吾使之然也曰子其行乎行謂出奔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臣按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譖愬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之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

五因以啗之且為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
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
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
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
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
汙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
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弑君之名則
必以死自明而後已　臣前論石顯之陷蕭望
之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恥沈鷙有謀之人
則雖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信矣信

寧甘俛出跨下之恥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
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誚不戰也若申
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術激
之而使死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未忍
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誚申
生有將為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
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
滅霍魏徧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桓久主夏
盟未嘗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屈乎懷毒必
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

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往飲里克而諷其爲附麗之計鳥烏之歌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於人最爲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胙之詐最爲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

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弒之卓子立又弒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虢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況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二 讒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二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内師而無寵（惠牆其姓伊戾其名太子名痤宋平公子）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楚客也）公使往（使太子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女音汝）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臣請往也至則欿用牲加書徵（詐作盟處為太子反證驗）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

夫人與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臣按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太子以享客也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太子乃信之而不疑夫坎牲加書誰不能為平公聞之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乃遽用其言以因太子使不得自直而死太子君之貳也而輕之若是可乎後雖能烹讒者亦無益矣詩所謂君子

不惠不舒究之殆是之類歟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痤既死佐為太子）華合比曰我殺之（欲殺寺人柳以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前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臣按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痤矣寺人柳又用之以誣華合比爲使三尺童子嘗誤聽於前猶必省悟於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區區小數隨用輒驗非爲讒者之工乃

聽者之不聰也我朝

仁宗時元昊撓邊邊臣有欲間其驍將者乃陳牲酒於野若聞其將之死而祭之者祝辭具述交通之由而悼其不遂元昊邏者至則委而去之是亦坎牲加書之類其術至淺也元昊黠虜且墮吾邊臣之計疑其將而殺之況平公乎 臣因併著之以明謀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略同人主皆不可以弗察也

楚子之在蔡也 楚平王也為太子時往聘蔡 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 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 費無極為少師

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爲之聘
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逆迎也勸平王自娶秦女）楚夫人
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
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
城父而寘太子焉（城父邑名）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
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明年
無極又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
叛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過納建妻）何信
於讒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

臣按費無極以無寵之故而譖太子其始則

勸平王為納室焉既娶秦女矣又勸王自納
焉父子之疑隙既開又勸王大城城父而寘
太子以通北方焉此即驪姬二五出申生居
曲沃之故智也父子之勢隔而情不通且其
居近北方可以交通齊魯於是以叛譖之而
併及伍奢焉其搖之有漸其發之有機平王
之心往往以為忠於已而不知奪子之室曾
鳥獸之不如無罪殺子又虎狼之弗若皆無
極實陷之也伍奢既死子負奔吳卒啓異時
入郢之禍昭王出走楚國幾亡又無極實基

之也嗚呼讒人之惡一至此哉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二人相比附而忌疾郤宛也）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字）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也）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

將爲子不利言欲害令尹也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自殺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沈尹戌楚賢大夫夫左尹郤宛與中廐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未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奢連尹官名即伍奢也屛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屛蔽也不然平王之溫

惠共僉有過成莊〔楚二先君〕無不及者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親近之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瓦子常名〕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臣按費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寃哉郤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郤氏以飲也鑒空造端締怨構禍既勸以甲兵獻子常又從

而讒之帷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三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善乎沈尹戌之言也曰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夫人君之耳目本自聰明讒人翳之於是耳不得聞天下之利害目不得觀天下之是非塊然孤立若聾瞽然斯語也豈獨為無極設哉古今讒人之害此一語足以蔽之矣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

閭死子夫差立習戰射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
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
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吳王將許之
伍子胥曰越王為人能辛苦（能音耐）今王不滅後
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吳
王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
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
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
伐齊越王勾踐乃率衆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
宰嚭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

嚭之計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告其舍人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乃自剄吳王慍取子胥尸盛於鴟夷革囊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臣按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

差也欲專意於越而後齊藥石之忠蓍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宰嚭身爲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子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嚭讒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爲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嚭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於其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蓋勞而不怨其常也至於懷誠抱義而君親不

之察則或嘑天以自愬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秪所以為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亦必為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語之讒而遂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餘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臣按大臣重任也卜夢賤工也以大臣之重而為賤工者私求弗獲假卜夢以傾之足以知衛侯之不明也其後漢孝武時丘子明之屬以卜筮射蠱因公行誅恣意所為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近世亦有郭天信之流能受賂薦人至于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於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呼戒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

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公曰諾然臧倉之說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臣按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以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

喪毀之謂其厚毋薄父於禮義爲有愆也乎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盖真以臧倉之毀爲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主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薄厚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爲正所謂禮也所謂義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辨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也哉

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悅公孫閈齊人謂鄒

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無功不進用也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謂師不直前而敗漢法逗撓有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閈乃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吉否大事謂反叛也卜者出因令人捕卜者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臣按公孫閈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畔其君而卜於市者哉威王明主也儻田忌出而與辨其事必直而鄒忌屈矣何走之遽邪夫讒

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誣可以坐照不然

未有不墮其欺者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與顔聚代將殺牧廢尚後五月翦擊破趙虜王遷

臣按郭開受秦金而讒李牧卒以亡趙蓋內有讒邪嗜利之臣然後敵間得行兵法之所謂內間也人主不察鮮不墮其機者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音閑習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官大夫之讒遽怒而疏之何邪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竢其成以為己出上官大夫竊見此指故讒之於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怒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媢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免於讒賊之害

手

漢武帝時顏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御史大夫張湯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謂非毀時政也）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比則例也）（言自是遂為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臣按胡寅曰腹非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

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觀其言明試以考其功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今乃探其心腹之隱而罪之夫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曰爾欲背君指廉士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未言未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邪夫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吁亦異矣孔子曰不

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予曰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逆探臆度之法後之人臣不幸有遭腹誹之讒者明主其尚察之

漢武帝天漢末天漢年號也趙人江充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

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不聽遂白奏上
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衛后所生及長
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
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
意上每行幸以後事付太子有所平決還白其
最最凡目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
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反音翻雖得百姓心
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羣臣寬厚者皆附太子而
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

而毀多上與諸子䟽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黄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黄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失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黙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泣涕處而佯語笑上恠之微問知其情乃誅融是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女巫往来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更相告訐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疑

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使入宮掘地求蠱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不道當奏聞少傅石德懼幷誅因謂太子曰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與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

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江充持之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德計收捕充等自臨斬之使舍人持節入宮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心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太子兵敗出亡東至

湖匿泉鳩里主人家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幷遇害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臣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譭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譭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

也武帝甚愛之追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浸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爲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宮人以愧之是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

小人為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它
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
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
之譖猶能微察其情爲之誅融蓋父子之情
未盡隔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
家吏請問而帝不之知父子之間乖隔至此
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
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
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爲是其仇憾有素
帝治巫蠱之獄不屬之它人而屬之充以傾

險之人挾仇憾之意則其致螫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爾而本源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意慮久已惛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於是妖言煽於外妖夢惑於內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杅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

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所徵云

漢哀帝時中山王箕子（中山國名　箕子王名）有眚病（妖病也）祖母馮太后（馮太后中山王母祖母漢制諸侯王母祖母亦稱太后）自養視數爲禱祠解（解猶人言賽謝也）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謁者官名）由素有狂易病（所謂病風喪心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尚書官名責其何故擅去令其書於簿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之受傅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乃飲藥

自殺宜鄉侯參等死者十七人參馮太后弟中山王舅張由以先告封侯

史臣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臣按張由祝詛之譖特欲以自解其將命擅去之罪耳使哀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則其誣立見矣而傅太后乃以宿怨諭

意指以成其獄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而母后以私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者未幾傅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班固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也

漢安帝冊楊震爲大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起園宅廬觀役費無數震數上

疏切諫帝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尋有河
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
獄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
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帝遣使者收震印
綬豐等復譖之詔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
慨謂其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
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
見日月因飲酖卒

臣按樊豐之譏楊震曰怨懟亦猶石顯之譏
蕭望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形於事未露於

言顯與豐曷從知之亦何異張湯之譖顏異曰此腹非也探腹心之隱而加人以曖昧之辠非遇至明之主其誰能辨之然則其果難辨歟曰特患人主無意耳儻有意焉何患其難辨曰爾之言彼曰怨望以何事知之爾之言彼曰怨懟以何事知之為之有何迹覩之有何人則有無虛實亦可以坐判矣猶聽訟焉彼曲也以何事而見其曲彼直也以何事而見其直未有指心腹未形者而可以蔽其辭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不若無讒使

為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並觀信任無所偏則魑魅讋於震霆雨雪消於見睍雖有善為讒者且不敢為矣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漢質帝即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固為太尉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任事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共作飛章誣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夫子罪莫

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罪釁事合誅
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冀尋
置毒以進帝崩固請立長君冀不從策免固殺
之

臣按李固陪輔初政斥惡黨清濫官正其宜
也而譏者乃以違矯舊政為言夫父之道有
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論之於前矣必曰斥
惡黨清濫官為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
及去而舜去之毋亦違堯之政邪自梁冀之
黨以是譏固至

本朝司馬光輔
宣仁更王安石等所創新法而熈豐小人亦
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興卒爲
宗社之禍吁可戒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二讒臣

眞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二